

年轻美貌的女医生在陪于手术后死亡二人的事故窘境时，恰巧发现丈夫在外嫖娼，悲愤交集之下，她离家出走。这时，一群早就想得到她的男人趁虚而入，争夺，她终于坠入一个老色狼，调情高手的怀抱，她知道自己并不爱他，仅仅是一种发泄而已——她同他在值班室做爱失败又去郊外丛林里野合……

Zishende
xianjing

香子/著

自身 的陷阱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紫色书架
网络小说丛书

自身的陷阱

Zishende
xianjing

年轻美貌的女医生
在陷于手术后死亡二人的事故窘境
时，恰巧发现丈夫在外嫖娼，
悲愤交集之下，她离家出
走。这时，一群早就想得到她的男人
趁虚而入、争夺，
她终于坠入一个老色狼、
调情高手的怀抱，她知道自己并不
爱他，仅仅是一种发泄而已——
她同他在值班室做爱失败
又去郊外丛林里野合……
她调查死亡事故原因，
招来了杀身之祸，最后被当疯
子送进了精神病院。

ISBN 7-80647-668-7



9 787806 476680 >

ISBN 7-80647-668-7/1·413

定价：20.80元

紫色书架
网络小说丛书

Zishende
xianjing

自身
的陷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身的陷阱/香子 著.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

ISBN 7-80647-668-7

I 自... II 香...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2348 号

自身的陷阱

香子 著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地 址: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 政 编 码:33000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天津天新纸制品有限公司

版 次:200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30 万

印 张:10.5

ISBN 7-80647-668-7/I.413

定 价:20.80 元

A hand holding a red flower against a textured wall. The wall has a repeating pattern of small, raised, circular motifs. The lighting is soft, creating a gentle glow around the hand and flower.

*Zisende
xianjing*

责任编辑：郑 骏



策 划



ZIRIYANGGUANG

紫日阳光



内容简介

生活就是烈火,炙烤着每一个生活在世上的男女。人们在平淡中寻求刺激,在乏味中渴望感动。每一个生命都像飞蛾一样,在人生的最灿烂时终止。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是一颗有情人相思的眼泪。一段医院内的激情,一段生命中的宿罪,一段你我都有过的感动。女主人公在情感和肉欲的漩涡中苦苦挣扎,陪伴的是寂寞和无奈。

目 录

第一章	双人床和手术台	2
第二章	面对三个男人	15
第三章	花下风流死	29
第四章	陷阱的设置	44
第五章	医院里的激情	58
第六章	女医生间的竞争	69
第七章	胯下之伤	83
第八章	风韵犹存的少妇	100
第九章	水边风流	114
第十章	老鼠的手术	131
第十一章	危险的偷情	143
第十二章	医生的隐秘情感	154
第十三章	赌场失意,情场得意	170
第十四章	偷情的代价	183
第十五章	谁是孩子的父亲	197
第十六章	夜总会的灯光	212
第十七章	自身的陷阱	227
第十八章	有了快感你就叫	243
第十九章	艰难的选择	259
第二十章	沟通的困难	272
第二十一章	身在陷阱	287
第二十二章	最后的结局	302
第二十三章	在精神病医院内	316



你全不念床上的旧日恩情，背叛了你的心和你的肉体。你挖掘陷阱，企图陷害我。可你没想到任何陷阱对我来说都不值一提，只有你以你自身做陷阱，才能套住我的灵魂。

—作者

夜色朦胧，空气中弥漫着夏日夜晚才有的凉爽和清新。他强忍着痛楚艰难地拖着双脚，没走几步，终于还是膝头一软，倒在了离楼门大约二十几米远的花坛前。

楼道里传来男女做爱的声音，他听见楼道里有响亮的木床颤动声音传出，想必是小伙子过于用力，女孩发出略带夸张的叫声。他们急促的呼吸声此起彼伏，同时还夹杂着一串串极不连贯的含混的话语……

“唔唔，唔——我要……”

“别，别！啊——！”

他现在头脑相当清醒，两个年轻人好像就在离他不远的一扇门后的床上扭动着，他们显然没发现他。他不想打扰他们，如果他们看见他倒在地上，肯定会受到一场无谓的惊吓。

他真正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拼足全身的力气，但发现的细弱的喊声使他大吃一惊。猛然间，他双耳轰鸣，头晕目眩，就像突然失足掉进了山涧——山涧里一片黑暗……



第一章 双人床和手术台

1

三棵枯树在冷风里摇摆，几只乌鸦在乌云中掠过，七八个面无人色的死刑犯从戒备森严的卡车上下来。走在最前面的囚犯在平坦的土地上，脚似被什么绊了一下，腿一软，整个身子也不由自主地往下瘫。他身边的两个刑警身材高大，双双用力，像提起个布口袋，半拖半架地将那人拉向刑场……

短暂的沉寂过后，骤然砰砰几声枪响……

……救护车开得太快了！土路坑坑洼洼，车身剧烈地颠簸，在车厢里几乎站不稳，中间担架上的尸体像活了似的抖动着晃来晃去。车厢里的人忙成一团，两人死死按住尸体，另外一个毫不犹豫地用锋利的手术一刀切了下去……一双手熟练地从尸体的腹腔里把预定好的器官完整地取了出来。血淋淋的肾脏被快速接上输腹管……紫红色的肾脏很快变了颜色，里面残留的血液都被冲洗干净……一个个带着生命的脏器被放进恒温箱里……

突然，一声刺耳的尖叫：“有人追！”

车开得更快！救护车后一片烟尘，车上的人都惊惶地看了车后，努力克制着各自的紧张。大家手脚不停地把担架上的尸体快速缝合挪开，紧接着又放上一具……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必须在需要的器官没坏死之前，把它们从尸体里取出来……

车后飞扬的尘土里，果真有一群人死命追上来！令人更加恐惧的那些人竟然奔驰如飞，离救护车越来越近！转眼见，已有几个面目



凶恶的大汉飞快地跳上车来,用手拼命扳着后车门……

哗啦一声,车门被拉开,铁车门像一片纸糊的风筝,被抛向空中。车上人全吓呆了,他们一个个手上、身上、眼睛上全溅满了血污,有的拿着手术刀,有的拿着清洗管子和完好的脏器不知所措……那几个大汉冲进车内,咧开大嘴一笑……忽然变成一个个面目狰狞的恶鬼,咬牙切齿向车里的人扑里过来……

王丽尖叫一声陡然翻转。

她只觉得胸口怦怦乱跳,手脚冰凉,头也像要炸裂般地疼。眼睛睁不开,眼前便呈现出一片肉色。她一动不动,屏住呼吸,两耳仔细倾听,迷迷糊糊觉得自己是睡在一张柔软的大床上……

当她知道自己是在做噩梦,不由长长地舒了口气,但心里的恐惧却未因此面消失,手上湿漉漉的全是汗。

王丽努力睁开眼睛。晨曦透过淡绿色的窗帘柔和地映在房间里。使人恍如置身一片草坪……她记不得什么时候买过这种图案的窗帘。

头疼得很,像有把手术钳在里面搅动。脑袋晕手手的,有种天旋地转的感觉,她眯着眼睛在房间里扫了一圈,惊讶得几乎坐起来。

这是一个她从未到过的陌生的房间!

“我怎么会在这儿!不是还在梦里吧……”她用力在自己腿上拧了下,疼得身子一抖。与此同时,她隐约听见房门外的哪个地方传来细雨般的流水声。

王丽睁大眼睛,再次将惊恐的目光撒向整个房间。

屋子很大,地上是质地很好的木纹地板,靠窗的地方有一个样式精巧的白色梳妆台,大镜子前摆满了化妆品,高高低低的瓶子、盒子错落有致。她自己正躺在屋子中间的一张大床上,床斜对面的墙角放了一台直角大屏幕彩电。

越来越清醒了,她肯定这不是梦境。头一阵阵的疼,弄得她更加心慌意乱。

她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身上盖的是一条粉红色菱形图案的毛巾被,清爽的感觉使她意识到自己竟是光着身子,



盼望这一切不过是恶梦的延伸。

“王丽，你怎么了？”

王丽听出宋建明的声音，她身子一颤。转过目光，果然看见宋建明披着浴衣从门口向床前走来，她刚才听到的细雨声显然是他在淋浴。此刻他正用一条厚毛巾擦着头发，面带笑容，精神饱满地看着她。

“这是哪儿？”王丽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

“我姐家，不是告诉你他们一家全去北戴河了。”宋建明仍笑眯眯地看着她。他的浴衣敞开着，里面穿一条蓝色短裤，这反而使他的那一部分更加醒目。他腿上的汗毛很重，一缕一缕地还挂着水珠。

“我……怎么在这儿？”

“你昨天喝的太多了。”宋建明脸微微红了红，“全忘了？是你自己非要跟我上这儿来。”

“你胡说？”王丽拉起毛巾被蒙住脸，尖声喊，“把我的衣服给我！”

宋建明的笑容凝在脸上，有些意外似地看着她，“你的连衣裙弄脏了，先穿我姐姐……”

“不！我要我自己的！”

宋建明用手里的毛巾擦脸，同时也擦去了脸上的笑容，一言不发走出去。很快，他从另一个屋子进来，把几件衣物扔在王丽的毛巾被上，“我昨晚给你洗了一下，还没全干。”

“你出去！”

宋建明自嘲地摇了摇头，走出去。

长筒袜和胸罩已经干了，连衣裙还有些潮湿，王丽飞快地抓起连衣裙在身上。半干的衣裙贴在身上格外凉爽，她彻底清醒了。坐起来，她听见钱答在厨房叮叮当当好像在摆弄着钢精锅。

王丽慌张地从床上跳下来，拿起自己的长筒袜和胸罩团成一团。走过梳妆台时，她弯下腰贴近镜子看了看。

她在里面看见了一张年轻俊俏的女人面孔，大眼睛，饱满的嘴唇。只是脸上气色不大好，眼皮微微有些浮肿，目光也像只受了惊吓



的白鼠带着明显的不安。

宋建明出现在门前，伸着双手像要拦住她。

“是你自己要来的……你听我说……”

“我什么也不听！”

王丽紧紧捂着耳朵，他只让她觉得头疼得厉害，根本无法冷静下来，“你让我过去！要不我就大声喊了！”

“你怎么这样？就不能听我解释解释……”

“我说了我不想听，就是不想听！”

王丽有力摇头，着也不看宋建明。自己刚才还赤身裸体躺在那张松软的大床上，几乎是一丝不挂，还需要解释什么呢？难道还得听他亲口详详细细说一遍吗？

头一阵一阵地疼，更令人心烦意乱。

宋建明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但显然是被她果决的神态镇住了。不过他并没让路，反而向前走了几步伸出手双手想要拥抱她。

“你躲开！”王丽几乎哭了出来。

她奋力一推。毫无防范的宋建明站立不稳猛然向后倒去，很有声势地倒在了梳妆台上。

宋建明的胳膊肘儿碰落了几个精巧的小瓶子，有一个长长的瓶子立刻碎了。他的头碰到了镜子上，大镜子在他脑袋的撞击下却完好无损。屋子里很快飘荡起一股浓烈的令人心醉的香气。

“你！”恼怒的宋建明扶着梳妆台爬起身，可他的睡衣挂住梳妆台一角，使他无法顺利地伸直腰。

不等他爬起来，王丽已冲出屋子。

外间客厅是一个更大的房间，中间的沙发上扔了个枕头，还有一条皱皱巴巴的毛巾被。王丽来不及细看，快步跑出去，把外边的房门砰地一声关上。



2

城市这几年的扩建使原来的农村，也成了市区，王丽从楼上匆匆下来，站在楼前一时不知该从哪条路口出去。

“往右拐就是马路！”从五楼一个阳台上探出身子，用手捂着额头的宋建明恶狠狠地说，“打了一瓶法国香水，你别以为走了就没事了！”

王丽头也不抬，她只想尽快离开这里。

如果哪个熟人从四周楼上的某个窗口恰巧看见她衣着不整地从楼里出来，事情可就糟透了，她就是跳进装满无菌消毒水的水池也洗不清！宋建明倒是显得无所畏惧，居然还神气十足地站在阳台上冲她大声喊叫。他是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她在这儿住了一夜么！

她恨死他了！

逃到大街上，天色还早。马路上只有零零星星跑步晨练的人，踢踢踏踏的脚步声给死气沉沉的街道上注入了某种活力。王丽深深吸了几口清新的空气，觉得好了些。她在街上辨认了一下方向，这里是自由大路，离她家大约还有两站的样子，她本想走回去，恰好有一趟早班的62路电车过来，她踏过去跳上了车。

电车上人不多，中门那儿有两个穿工作服的小伙子目光灵活地在她身上扫来扫去，他们交头接耳地嘀咕着什么，不时发出暧昧的低笑。王丽坐在紧挨着售票员的座位上拢了拢零乱的长发，她忽然发现自己没戴胸罩，两粒乳头在这半干的丝织连衣裙里十分显眼。她忙把双臂抱在胸前。

售票员是个长相平平的年轻姑娘，不时瞥她一眼，脸上明显地对她带着某种鄙视。

王丽觉得无地自容，好像所有的人都看到她是刚从一张陌生的大床上爬起来……头里然不那么疼了，但是昏昏沉沉思路不畅。她



现在一点儿也记不起昨晚事，更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在她的经历里，还从未有过类似的记忆。她不敢看车上的任何人，目光无神地望着向后掠过的街道，她甚至希望眼前的一切仍旧是梦境。

回到家里，王丽先去厨房喝了一大口醋。看看表还来得及，她匆匆打开煤气淋浴器，又冲了杯奶。水稍稍的有点热，撒在身上有种针刺般的感觉。她闭着眼睛，任由密集的水滴从头上冲下来雨点似地打着身体，白嫩的肌肤很快便呈现出粉红色。王丽低下头目光仔仔细察着自己光滑的肌肤，她试图从自己赤裸的身上找出某种羞耻的痕迹。

大腿上有一道不很清晰的划痕，膝盖上边也有一块不大的青印。她努力回想自己是不是在哪儿跌倒过，可对于昨天晚上脑子里仍是一片空白……

“一定是宋建明……”她身子颤了颤，觉得小腹那儿莫名其妙地涌起一股热流。昨天晚上，毫无疑问是钱答给她肌去了连衣裙，并亲手解下胸罩……面对她光溜溜的身子，很难想象他会无动于衷。

在温暖水流中，王丽觉得体内又腾起一股热浪，她情不自禁按在胸前，轻轻揉擦着，嘴里也忍不住发出低低的呻吟……一种奇妙的感觉主宰了她，她感到羞耻，同时又涌起一阵更强烈的渴望。那渴望使她害怕，她喘息着慌忙停住手，把喷头的水拧凉，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浇灭体内那奇异的火焰。她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这情形还从来没有过。

昨晚宋建明把她带到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过了一夜，可以肯定他一整夜不会无所作为——他“奸污”了她，尽管她不喜欢在他们之间用这个词，但细究起来就是这么回事！

她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被人奸污了。

如果不用“奸污”面用“做爱”，昨夜也许就会呈现出另一种意义，可对她来说，哪一个词更确切呢？

她知道宋建明在她心底仍有看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位置，但这永远是个人秘密，她不会告诉任何人。那只是一个甜蜜的梦，一个曾



经有过的酸楚和温馨。她相信没人能知道她心里的秘密，包括宋建明自己。然而宋建明轻而易举就把这一切破坏，男人可能以为占有了一个女人的身体就能与她走得更近，其实恰恰错了，当没有得到倾心的允诺，只会使女人离你越来越远。

淋浴完，头几乎不疼，只是仍有些晕，使她无法集中精神思考。王丽打开电扇，一边从衣柜里找出件白色连衣裙快速穿好。吃早饭已经来不及了，她对着镜子描了描淡妆，在耳后洒了点香水，背上小挎包。

王丽默默地拿着话筒，她不想回答，心里却想象着宋建明此刻的表情。他的头撞在梳妆台大镜子上那下显然不轻，正在额头上也许会隆起很明显的大包……当然，她还不能肯定宋建明是不是对她做了什么，如果他真的占有了她，那他们就完了。

她再也不会把他摆在心中那个特殊的位置上。

“你怎么不说话？你是不是误会了？我昨天晚上……”

她不想和他讨论昨夜的事，起码现在不想。

“你不能不让人说话！”

话筒里的声音骤然变得刺耳，王丽把话筒稍稍拿开些。

“你听着！是你自己来找我！”

王丽挂断了电话，她能想出电话那一端宋建明火冒三丈的样子。不知为什么，一想到他此刻涨红了脸，正对着话筒暴跳如雷，她自己的心境反丽平和了许多。

电话铃又响起来。王丽现也不理，转身就走出门去。锁门时她听见电话铃声仍持续不断地响着。

3

医院大门前总是停满各式车辆，进进出出的患者使门诊大楼与交通繁忙的火车站有些近似。由于各诊室和走廊里都改用性能更好